

韩偓生平诗文系年简谱(上)

吴在庆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韩偓不仅是唐末一位被清《四库全书》馆臣称为“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末完人”的忠臣,而且是唐末最后一位著名诗人。本文特为之编撰生平和诗文系年的简要年谱。

关键词:韩偓;生平;诗文系年;简谱

中图分类号:K 820.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2X(2013)01-0065-06

唐武宗会昌二年壬戌(842),一岁

韩偓字致尧,小字冬郎,自号“玉山樵人”,唐京兆万年县人。父韩瞻,字畏之。

《新唐书》卷一八三《韩偓传》:“韩偓字致光,京兆万年人。”宋钱易《南部新书》卷。

乙:“韩偓,即韩瞻之子也,兄仪。瞻与李义山同年,集中谓之‘韩冬郎’是也。……冬郎,偓小名。偓字致光。”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五《韩偓》:“偓小字冬郎。……偓,字致尧,今曰致光,误矣。自号玉山樵人。”

韩偓生于本年(考详见宣宗大中五年谱)。

唐宣宗大中五年辛未(851),十岁

李商隐离长安赴任柳仲郢东川节度使掌书记,韩偓随父韩瞻为其饯行,偓即席有“连宵侍座徘徊久”之句诗,商隐后来回忆此事,有诗称赞韩偓“雏凤清于老凤声”。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五《韩偓》:“偓小字冬郎。义山云:‘尝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句有老成之风。’因有诗云:‘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按,此事源于李商隐诗,其《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二首,其一云:“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此诗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大中五年条,考定义山赴东川任柳仲郢东川节度使掌书记在大中五年冬,其罢职入京,在大中十年之春。此诗乃商隐归京后,追纪大中五年冬郎十岁裁诗相送事。据此大中五年韩偓十岁,其生当在唐武宗会昌二年。

本年有:《即席送李商隐文》(《韩偓集系年校注》[以

下简称作《韩偓集》]卷五,大中五年冬)。

唐懿宗咸通元年庚辰(860),十九岁

韩偓自本年、明年之间起,至广明元、二年之间止,作诗千余首,其中艳体诗数百首,颇为流传。

《玉山樵人集》卷末有《玉山樵人香奁集》序:“余溺章句,信有年矣。诚知非大夫所为,不能忘情,天所赋也。自庚辰、辛巳之际,迄辛丑、庚子之间,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者亦数百篇,往往在士大夫之口,或乐工配入声律,粉墙椒壁,斜行小字,窃咏者不可胜记。”据此,今传《香奁集》中尽管有部分诗非此时期所作,然当有不少诗乃此期间所赋。

唐懿宗咸通七年丙戌(866),二十五岁

韩偓本年前后始参加进士科试,然蹭蹬举凡二纪,方于龙纪元年登第。

韩偓有《与吴子华侍郎同年玉堂同值怀恩叙恳因成长句四韵兼呈诸同年》诗,中有“二纪计偕劳笔砚”句,下自注:“余与子华俱久困名场。”按,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四,韩偓、吴融等人于龙纪元年登进士第,由是年前推二纪为本年,时偓始试进士。

唐懿宗咸通十二年辛卯(871),三十岁

约本年秋,韩偓离家有江南之行。作《离家》诗多首。

韩偓《夏课成感怀》诗云:“别离终日心忉忉,五湖烟波归梦劳。凄凉身事夏课毕,灩落生涯秋风高。……谁怜愁苦多衰改,未到潘年有二毛。”按,潘岳三十二岁始见二毛。诗谓“未到潘年”,则时年未到三十二。韩偓生于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则其年三十二为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未到潘年”，则最多为三十一岁，时乃咸通

来稿日期:2012-09-10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教古字[2009]090号,项目编号0916)“韩偓集系年校注”阶段性成果。作者按:壬辰岁五月,余撰《韩偓集系年校注》(简称《韩偓集》)成。为便于读者读是书,并大略了解韩偓之生平创作经历,故据此次校注是书之所得,参以时贤之说,特撰此《韩偓生平诗文系年简谱》。是谱乃简略排列韩偓生平之大节与所能考得创作年代之诗文,故不作具体详细论列。谱中谱主之行年与诗文系年根据,除必要外,一般不作考论,读者可参读《韩偓集》该诗之注释①即可得之。

作者简介:吴在庆(1946-),男,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历史文献学。

十三年(公元872年)。此诗乃在江南时作。其集中游江南诸作,亦多约作于咸通十三年或稍前(其此行约咸通十二年秋始离家出游,详参见《韩偓集·寄京城亲友二首》诗注①、《韩偓集·离家》诗注①等所考)。

本年有:《离家》(《韩偓集》)卷三,约咸通十二年八月)、《早发蓝关》(《韩偓集》)卷三,约咸通十二年秋)、《寄京城亲友二首》(《韩偓集》)卷三,约咸通十二年秋末)、《过临淮故里》(《韩偓集》)卷二,约咸通十二年秋冬间)。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壬辰(872),三十一岁

约本年,韩偓游于江南,曾到金陵、吴郡等地(考详见上年谱并本年各诗注释①)。

本年有:《吴郡怀古》(《韩偓集》)卷三,约咸通十三年晚春)、《游江南水陆院》(《韩偓集》)卷三,约咸通十三年春)、《再止庙居》(《韩偓集》)卷三,约咸通十三年春)、《夏课感成怀》(《韩偓集》)卷三,约咸通十三年夏)、《洞庭玩月》(《韩偓集》)卷二,约咸通十三年秋)、《江南送别》(《韩偓集》)卷三,约咸通十三年秋)、《金陵》(《韩偓集》)卷四,疑约咸通十三年)。

唐僖宗广明元年庚子(880),三十九岁

黄巢军于本年十二月攻入长安,韩偓遂“迁徙流转,不常厥居”。故从咸通初至本年,韩偓“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者亦数百篇”遂多失落。故今存《香奁集》中未能明确系年诗,多有咸通初至本年间所作者。

韩偓《香奁集序》:“自庚辰辛巳之际,迄己亥庚子之间,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者,亦数百篇,往往在士大夫口,或乐工配入声律。粉墙椒壁,斜行小字,窃咏者不可胜纪。大盗入关,缙帙都坠。迁徙流转,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岂复以吟咏为意。或天涯逢旧识,或避地遇故人,醉咏之暇,时及拙唱。自尔鸠集,复得百篇,不忍弃捐,随即编录。”按,所谓“大盗入关”,即《香奁集序》中所说的“庚子”年黄巢攻入长安事。

唐僖宗中和元年辛丑(881),四十岁

韩偓因黄巢攻入长安,遂离长安外避。

按,《香奁集序》所说“大盗入关,缙帙都坠。迁徙流转,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岂复以吟咏为意”,即指去年末至本年以及之后一段时间韩偓外出避黄巢之乱事。

本年有:《避地寒食》(《韩偓集》)卷三,疑约中和元年三月)。

唐昭宗龙纪元年己酉(889),四十八岁

韩偓于本年春登进士第,同榜者有吴融等二十五人。知贡举为礼部侍郎赵崇。春末,出佐河中幕。曾到隰州、并州,有诗纪之。

《新唐书·韩偓传》:“韩偓字致光,京兆万年人。擢进士第,佐河中幕府。”《新唐书》卷二〇三《吴融传》:“吴融字子华,越州山阴人。……融学自力,富辞调,龙纪初,进士及第。”《登科记考》卷二十四记韩偓与吴融等二十五人

登进士第,知贡举为礼部侍郎赵崇。

本年有:《及第过堂日作》(《韩偓集》)卷三,龙纪元年春)、《初赴期集》(《韩偓集》)卷二,龙纪元年春)、《余作探使以绦缕手帛子寄贺因而有诗》(《韩偓集》)卷三,龙纪元年春)、《别锦儿》(《韩偓集》)卷三,龙纪元年春)、《并州》(《韩偓集》)卷三,龙纪元年四月)、《边上看猎赠元戎》(《韩偓集》)卷三,龙纪元年秋)、《老将》(《韩偓集》)卷三,约龙纪元年冬)、《隰州新驿》(《韩偓集》)卷二,龙纪元年)、《隰州新驿赠刺史》(《韩偓集》)卷三,龙纪元年)。

唐昭宗大顺元年庚戌(890),四十九岁

韩偓在左拾遗任。

《新唐书·韩偓传》:“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遗。”《文苑英华》卷三八四钱珙《授司勳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赐绯鱼韩偓本官充翰林学士制》勅:“具官韩偓,动人之行,率性自强,慎独不渝,考祥甚远。资以讲学,见于文章。惟是求已之多,播于群誉矣。朕初嗣丕业,擢升谏曹,继陈言辞,罔不(一作惧)摩切,虽公赏曾光于赤纸,而直诚尚记于皂囊。愈闻励修,宜列左右。故命尔之诰,以诗人孟子之说为端者,兹不有赖于侍从乎。可依前件。”韩偓去年及第并出佐河中幕,其于昭宗“初嗣丕业”而“擢升谏曹”,即指入任左拾遗事,此事盖在本年。

唐昭宗大顺二年辛亥(891),五十岁

韩偓以疾解左拾遗任约在本年。

《新唐书·韩偓传》:“召拜左拾遗,以疾解。”

本年有:《守愚》(《韩偓集》)卷三,疑约大顺二年春末)。

唐昭宗景福二年癸丑(893),五十二岁

韩偓本年在朝任某职。其《代小玉家为蕃骑所虏后寄故集贤裴公相国》诗或约作于本年。

按,韩偓大顺二年以疾解左拾遗任,至于干宁三年(896)任刑部员外郎前,应在朝任某职。任何职未详。

本年有:《代小玉家为蕃骑所虏后寄故集贤裴公相国》(《韩偓集》)卷四,约景福二年冬)。

唐昭宗干宁二年乙卯(895),五十四岁

韩偓在朝任某官。

本年有:《乱后却至近甸有感》(《韩偓集》)卷三,干宁二年八月)、《秋雨内宴》(《韩偓集》)卷三,干宁二年秋)。

唐昭宗干宁三年丙辰(896),五十五岁

韩偓本年在刑部员外郎任。秋,李茂贞进逼长安,偓随昭宗出幸华州,处奉天重围中,有诗纪之。

韩偓干宁四年有《余自刑部员外郎为时权所挤值盘石出镇藩屏朝选宾佐以余充职掌记郁郁不乐因成长句以寄所知》诗,知明年偓自刑部员外郎出佐。又,本年深秋韩偓有《干宁三年丙辰在奉天重围作》诗,且据《资治通鉴》卷二六〇干宁三年七月载:李“茂贞进逼京师”,昭宗幸华州,则韩偓本年七月当随驾往华州,后即“在奉天重围”

中。据此,偓随驾出幸时当已在刑部员外郎任。

本年有:《干宁三年丙辰在奉天重围作》(《韩偓集》卷三,干宁三年深秋)。

唐昭宗干宁四年丁巳(897),五十六岁

韩偓在华州行在,六月自刑部员外郎出任凤翔节度使覃王嗣周掌书记,赋诗纪之。

《全唐文》卷八三二钱珣《授襄回凤翔节度副使崔澄观察判官韩偓节度掌书记等制》:“汉诏子弟理郡国,必择诸儒有材行者以左右之,……今朕以汧岐奥壤而辅京师,推择统临,重在藩邸,用乃命丞相选宾介于朝,……偓以致用于文,甚多强力。……尔等亮直勤敬,如在谏省郎署时,则安国王尊之贤,与古相望。”又据《资治通鉴》卷二六一,“以覃王嗣周为凤翔节度使”在干宁四年六月己卯,此即偓诗题所云“余自刑部员外郎”“充职掌记”之时。则韩偓本年六月当以刑部员外郎出佐覃王嗣周。

本年有:《余自刑部员外郎为时权所挤值盘石出镇藩屏朝选宾佐以余充职掌记郁郁不乐因成长句寄所知》(《韩偓集》卷三,干宁四年六月)。

唐昭宗光化三年庚申(900),五十九岁

韩偓于六月以司勋郎中兼侍御史充翰林学士,有《御试缴状》等文多篇。后晋中书舍人、给事中。

《文苑英华》卷三八四钱珣《授司勋〔总目〕作封〕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赐绯鱼韩偓本官充翰林学士制》,据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卷上《补僖昭哀三朝翰林学士记》昭宗朝“韩偓光化中自司勋(封)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赐绯充”条所考,谓“夫反正之前,已晋中舍,而初充翰林学士之日,犹是郎中,此初充最迟不过光化之证也。最要者钱珣行制,《新唐书》一七七云:‘子珣,……宰相王抔荐知制诰,进中书舍人,抔得罪,珣贬抚州司马。’抔以光化三年六月赐死(《新唐书》),珣贬亦同时(《文苑英华》七百九钱珣《舟中录序》:‘庚申岁夏六月,以舍人获谴佐抚州’),尤为偓充翰学不始天复之铁案。”^①按,《新唐书·韩偓传》:“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王溥荐为翰林学士”。又《新唐书·宰相表下》光化三年六月载“丁卯,崔胤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新唐书·崔胤传》载:“还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兼领度支、盐铁、户部使,而赐抔死”。可见崔胤为宰相判度支,王溥赐死均在光化三年六月。而偓充翰学,系钱珣草制,则其充翰学必在光化三年六月宰相崔胤判度支后,王溥赐死、钱珣贬出之前。

又,宋朱胜非《绀珠集》卷十韩偓《金銮密记·学士试五题》载“偓于昭宗朝宣入院,试学士,试文五篇:《万邦咸宁赋》、《禹拜昌言诗》、《武臣授东川节度使制》、《答佛誓国王进贡书》、《让图形表》。其缴状云:‘臣才不迈群,器非

拔俗。待价既殊于楛玉,穷经有愧于簠金。而乃遭遇清时,涵濡睿泽。峨冠振佩,已尘象阙之班;舔笔和铅,更辱金门之侣。击钵谢捷,纂组惭工。抚已循涯,以荣为惧。’”(曾慥《类说》卷七韩偓《金銮密记·召入院试文》所载同)唐李肇《翰林志》:“凡初迁者,中书门下召令右银台门候旨,其日入院试制、书、答共三首,诗一首;自张仲素后,加赋一首。试毕,封进。可者,翌日受宣,乃定。事下中书门下,于麟德殿候对,本院赐宴。”

又,《新唐书·韩偓传》:“王溥荐为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偓尝与胤定策诛刘季述,昭宗反正,为功臣。”按,昭宗反正正在明年正月,则偓晋中书舍人当在本年六月为翰林学士后不久。偓迁给事中事详明年谱。

本年有:《御试缴状》(《韩偓集》卷六,光化三年六月。此文亦见《金銮密记》第一则文中。此下前五文均已佚)、《万邦咸宁赋》(光化三年六月)、《禹拜昌言诗》(光化三年六月)、《武臣授东川节度制》(光化三年六月)、《答佛誓国王进贡书》(光化三年六月)、《批三功臣让图形表》(光化三年六月)、《金銮密记》第一则(《韩偓集》卷七,光化三年六月)、《朝退书怀》(《韩偓集》卷三,疑光化三年六月)。

唐昭宗光化四年、天复元年辛酉(901),六十一岁

正月一日,昭宗反正,韩偓以与崔胤定策诛刘季述功,由给事中迁左谏议大夫,依前知制诰、充翰林学士。六月,昭宗独召对偓,偓谏不可尽诛宦官,上深以为然。约十个月前,偓与吴融等人在朝赋诗唱和,有《无题》四首等作。十一月,韩全诲劫昭宗幸凤翔,偓夜追及鄠见帝。至凤翔,迁兵部侍郎,进翰林学士承旨。

《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六月癸亥:“上之反正也,中书舍人令狐涣、给事中韩偓皆预其谋。”按,昭宗反正事在天复元年正月,则此前之光化三年岁末前韩偓已迁为给事中。

又,《新唐书·韩偓传》:“王溥荐为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偓尝与胤定策诛刘季述,昭宗反正,为功臣。帝疾宦人骄横,欲尽去之。偓曰:‘陛下诛季述时,余皆赦不问,今又诛之,谁不惧死?含垢隐忍,须后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摄领权纲,犹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幸,使自翦其党,蔑有不济。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牵属不减二万,虽诛六七巨魁,未见有益,适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始终属卿。’”又《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六月:“时上悉以军国事委崔胤,每奏事,上与之从容,或至然烛。宦官畏之侧目,事无大小,皆咨胤而后行。胤志欲尽除之,韩偓屡谏曰:‘事禁太甚。此辈亦不可全无,恐其党迫切,更生他变。’胤不从。丁卯,上独召偓,问曰:‘敕使中为恶者如林,何以处之?’对曰:‘东内之变,敕使谁非同恶?处之当在正旦,今已失其时

^①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39页。

矣。’上曰:‘当是时,卿何不为崔胤言之?’对曰:‘臣见陛下诏书云:自刘季述等四家之外,其余一无所问。夫人主所重,莫大于信,既下此诏,则守之宜坚。若复戮一人。则人人惧死矣。然后来所去者已为不少,此其所以恼恼不安也。陛下不若择其尤无良者数人,明示其罪,置之于法,然后抚谕其余曰:吾恐尔曹谓吾心所有贻,自今可无疑矣。乃择其忠厚者使为之长,其徒有善则奖之,有罪则惩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万数,岂可尽诛邪!夫帝王之道,当以重厚镇之,公正御之。至于琐细机巧,此机生则彼机应矣,终不能成大功,所谓理丝而焚之者也。况今朝廷之权,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权,则事无不可为者矣。’上深以为然,曰:‘此事终以属卿。’”

又,韩偓《无题·并序》:“余辛酉年戏作《无题》十四韵,故奉常王公相国首于继和,故内翰吴侍郎融、令狐舍人涣、阁下刘舍人崇誉、吏部王员外涣相次属和。余因作第二首却寄诸公,二内翰及小天亦再和。余复作第三首,二内翰亦三和。王公一首,刘紫微一首,王小天二首,二学士各三首。余又倒押前韵成第四首,二学士笑谓余曰:‘谨竖降旗,何朱研如是也。’遂绝笔。是岁十月末,余在内直,一旦兵起,随驾西狩,文稿咸弃,更无子遗。”

又,《新唐书·韩偓传》:“及胤召朱全忠讨全海,汴兵将至,偓劝胤督茂贞还卫卒。又劝表暴内臣罪,因诛全海等;若茂贞不如诏,即许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海等已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鄆,见帝恸哭。至凤翔,迁兵部侍郎,进承旨。”《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十一月:“壬子,韩全海等陈兵殿前,言于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师,欲劫天子幸洛阳,求传禅,臣等请奉陛下幸凤翔,收兵拒之。’上不许,杖剑登乞巧楼,全海等逼上下楼,上行才及寿春殿,李彦弼已于御院纵火(胡注:御院,天子及后妃所居之地),……(上)不得已,与皇后、妃嫔、诸王百余人皆上马,恸哭声不绝,出门,回顾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鄆县。”又,《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十一月记“壬戌,(昭宗)至凤翔”。则韩偓迁兵部侍郎、进翰林学士承旨在天复元年十一月壬戌后。

本年有:《韩偓对话录》第一则(《韩偓集》卷八,天复元年正月)、《金銮密记》第二则(《韩偓集》卷七,天复元年正月)、《金銮密记》第三则(《韩偓集》卷七,天复元年正月)、《侍宴》(《韩偓集》卷一,天复元年春)、《金銮密记》第四则(《韩偓集》卷七,天复元年四月)、《韩偓对话录》第二则(《韩偓集》卷八,天复元年五月至十一月间)、《六月十七日召对自辰及申方归本院》(《韩偓集》卷一,天复元年六月)、《论宦官不必尽诛》(《韩偓集》卷六,天复元年六月)、《韩偓对话录》第三则(《韩偓集》卷八,天复元年六月)、《韩偓对话录》第四则(《韩偓集》卷八,天复元年六月或稍后)、《雨后月中玉堂闲坐》(《韩偓集》卷一,天复元年夏)、《和吴子华侍郎令狐昭化舍人叹白菊衰谢之绝次用

本韵》(《韩偓集》卷一,约天复元年秋末)、《中秋禁直》(《韩偓集》卷一,天复元年八月)、《韩偓对话录》第五则(《韩偓集》卷八,天复元年八月)、《韩偓对话录》第六则(《韩偓集》卷八,天复元年八月)、《韩偓对话录》第七则(《韩偓集》卷八,天复元年九月)、《宫柳》(《韩偓集》卷一,天复元年秋)、《金銮密记》第五则(《韩偓集》卷七,天复元年十月)、《金銮密记》第六则(《韩偓集》卷七,天复元年十一月)、《辛酉岁冬十一月随驾幸岐下作》(《韩偓集》卷一,天复元年十一月)、《锡宴日作》(《韩偓集》卷一,约天复元年秋冬间)、《苑中》(《韩偓集》卷一,天复元年)、《与吴子华侍郎同年玉堂同直怀恩叙恩因成长句四韵兼呈诸同年》(《韩偓集》卷一,天复元年)、《从猎三首》(《韩偓集》卷一,天复元年)、《无题四首》(包括《倒押前韵》,《韩偓集》卷四,天复元年)。

唐昭宗天复二年壬戌(902),六十一岁

韩偓本年仍扈从昭宗于凤翔,仍任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四月,回鹘请发兵赴难,昭宗命偓答书许之,偓谏止之。七月,偓拒草韦贻范起复诏。后偓改任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

《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天复二年四月:“辛丑,回鹘遣使入贡,请发兵赴难,上命翰林学士承旨韩偓答书许之。乙巳,偓上言:‘戎狄兽心,不可倚信。彼见国家人物华靡,而城邑荒残,甲兵凋敝,必有轻中国之心,启其贪婪。且自会昌以来,回鹘为中国所破,恐其乘危复怨。所赐可汗书,宜谕以小小寇窃,不须赴难。虚愧其意,实沮其谋。’从之。”

又,《新唐书·韩偓传》:“宰相韦贻范母丧,诏还位,偓当草制,上言:‘贻范处丧未数月,遽使视事,伤孝子心。今中书事,一相可办。陛下诚惜贻范才,俟变纒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峨冠庙堂,入泣血枢侧,毁瘠则废务,勤恪则忘哀,此非人情可处也。’学士使马从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断,麻不可草!’从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职内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噪。”据《资治通鉴》卷二六三,韩偓拒草韦贻范起复诏乃在天复二年七月。

又,《旧唐书·昭宗纪》天复三年正月丙午载“上又令户部侍郎韩偓、赵国夫人宠颜宣谕于全忠军。”则约本年底前,韩偓已由兵部侍郎改任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

本年有:《金銮密记》第七则(《韩偓集》卷七,天复二年三月)、《韩偓对话录》第八则(《韩偓集》卷八,天复二年四月)、《韩偓对话录》第九则(《韩偓集》卷八,天复二年五月)、《金銮密记》第八则(《韩偓集》卷七,天复二年五月)、《恩赐樱桃分寄朝士》(《韩偓集》卷一,天复二年夏)、《谏夺制还位疏》(《韩偓集》卷六,天复二年七月)、《韩偓对话录》第十则(《韩偓集》卷八,天复二年七月)、《金銮密记》第九则(《韩偓集》卷七,天复二年八月)、《秋霖夜忆家》

(《韩偓集》卷一,天复二年秋)、《寄远》(《韩偓集》卷四,天复二年深秋)、《冬至夜作》(《韩偓集》卷一,天复二年十一月冬至)、《韩偓对话录》第十一则(《韩偓集》卷八,天复二年十一月)、《韩偓对话录》第十二则(《韩偓集》卷八,天复二年十一月)、《金銮密记》第十一则(《韩偓集》卷七,天复二年十二月)、《金銮密记》第十则(《韩偓集》卷七,天复二年)。

唐昭宗天复三年癸亥(903),六十二岁

二月,韩偓以荐王赞、赵崇为相触怒朱全忠,从长安朝中被贬濮州司马。二月二十二日贬经硤石县,赋诗纪之。后再贬为荣懿尉,徙邓州司马。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复三年二月:‘初,翰林学士承旨韩偓之登进士第也,御史大夫赵崇知贡举。上返自凤翔,欲用偓为相,偓荐崇及兵部侍郎王赞自代,上欲从之,崔胤恶其分己权,使朱全忠入争之,全忠见上曰:‘赵崇轻薄之魁,王赞无才用,韩偓何得妄荐为相!’上见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贬偓濮州司马。上密与偓泣别,偓曰:‘是人非复前来之比,臣得远贬及死,乃幸耳,不忍见篡弑之辱!’”

又,韩偓《出官经硤石县》诗下自注:“天复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诗中“谪宦过东畿,所抵州名濮”句下自注:“是月十一日贬濮州司马”。则偓贬濮州司马在本年二月十一日,二月二十二日经硤石县(治所在今河南陕县东南五十二里硤石乡)。

又,《新唐书·韩偓传》:“全忠怒偓薄己,悻然出。有潜偓喜侵侮有位,胤亦与偓贰。会逐王溥、陆扈,帝以王赞、赵崇为相,胤执赞、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罢。赞、崇皆偓所荐为宰相者。全忠见帝,斥偓罪,帝数顾胤,胤不为解。全忠至中书,欲召偓杀之。郑元规曰:‘偓位侍郎、学士承旨,公无遽。’全忠乃止,贬濮州司马。帝执其手流涕曰:‘我左右无人矣。’再贬荣懿尉,徙邓州司马。”岑仲勉《韩偓南依记》云:偓“二十二日(癸巳),经硤石县。硤石属陕州,地志从山不从石。诗云:‘谪宦过东畿,所抵州名濮,……尚得佐方州,信是皇恩沐。’按偓自濮州再贬荣懿,荣懿属江南道溱州,又徙山南道邓州,是否通履三任,无可确考。偓在湖南赋《早翫雪梅有怀亲属》诗,又《家书后批二十八字》诗注,‘在醴陵时闻家在登州’,偓原籍京兆万年,则似家属随至濮州,故得东徙海岸。唐末朝命不行,且偓之贬,出于权奸排挤,为保身计,意偓以沂江之便,遂转入湖南,未尝至荣懿也。”^①

本年有:《韩偓对话录》第十三则(《韩偓集》卷八,天复三年正月)、《金銮密记》第十二则(《韩偓集》卷七,天复三年正月)、《金銮密记》第十三则(《韩偓集》卷七,天复三年正月)、《金銮密记》第十四则(《韩偓集》卷七,天复三年

正月)、《金銮密记》第十六则(《韩偓集》卷七,天复元年正月至三年二月)、《金銮密记》第十七则(《韩偓集》卷七,天复元年正月至三年二月)、《金銮密记》第十五则(《韩偓集》卷七,天复三年二月)、《金銮密记》第十八则(《韩偓集》卷七,天复三年二月)、《韩偓对话录》第十四则(《韩偓集》卷八,天复三年二月)、《韩偓对话录》第十五则(《韩偓集》卷八,天复三年二月)、《韩偓对话录》第十六则(《韩偓集》卷八,天复三年二月)、《韩偓对话录》第十七则(《韩偓集》卷八,天复三年二月)、《韩偓对话录》第十八则(《韩偓集》卷八,天复三年二月)、《出官经硤石县》(《韩偓集》卷一,天复三年二月)。

唐昭宗天复四年、唐哀帝天佑元年甲子(904),六十三岁

约本年早春,韩偓已溯江西行,过汉口,再入汉江北上。后转帆南下,经洞庭湖,二月至湖南。夏五月,自长沙抵醴陵。八月,朱全忠令朱友恭等弑昭宗。冬,偓仍寓居醴陵,有咏梅诗数首以抒抗击朝中邪佞、强暴势力之情怀。

韩偓本年有《江行》、《过汉口》、《汉江行次》等三首诗(考详见各诗注释^①)。《过汉口》云:“浊世清名一概休,古今翻覆剩堪愁。年年春浪来巫峡,日日残阳过沔州。”按,去年偓贬濮州,后再贬荣懿尉,徙邓州司马,则去年偓当离开濮州往赴荣懿。而今年春经洞庭湖,二月抵湖南,则其上述三首长江、汉水之行诗当均约今年早春时作。又,偓有《雪中过重湖信笔偶题》诗:“道方时险拟如何,谪去甘心隐薜萝。青草湖将天暗合,白头浪与雪相和。旗亭腊耐逾年熟,水国春寒向晚多。处困不忙仍不怨,醉来唯是欲傈傈。”据此则最迟至赋此诗时,偓已决心不赴荣懿、邓州任,而“甘心隐薜萝”弃官隐居矣。

又,韩偓有《访同年虞部李郎中》诗,题下自注云:“天复四年二月,在湖南。”

又,韩偓有《甲子岁夏五月,自长沙抵醴陵,贵就深僻,以便疏慵。由道林之南,步步胜绝。去绿口,分东入南小江,山水益秀。村篱之次,忽见紫薇花,因思玉堂及西掖厅前,皆植是花,遂赋诗四韵,聊寄知心》诗,据此知本年五月,韩偓已经离开长沙抵醴陵县。

又,《旧唐书》卷二十下《昭宗本纪》天佑元年载:“八月壬辰朔。壬寅夜,朱全忠令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枢密使蒋玄晖弑昭宗于椒殿。自帝迁洛,李克用、李茂贞、西川王建、襄阳赵匡凝知全忠篡夺之谋,连盟举义,以兴复为辞。而帝英杰不群,全忠方事西讨,虑变起于中,故害帝以绝人望。”

又,韩偓有《早玩雪梅有怀亲属》、《梅花》、《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援》诗。按,《全唐诗》卷六八〇将此三诗均排列在题下有“在湖南醴陵县作”自注之《玩水禽》诗

^①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76页。

后(按,《全唐诗》此卷此一部份诗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翠碧鸟》诗前。而明年春,偓仍在醴陵,时有《净兴寺杜鹃一枝繁艳无比》、《翠碧鸟》(此诗题下小注谓“以上并在醴陵作”)等诗,且明年春夏间偓已在江西袁州,则此三首咏梅诗均作于本年冬在醴陵时。其《梅花》诗云:“梅花不肯傍春光,自向深冬着艳阳。龙笛远吹胡地月,燕钗初试汉宫妆。风虽强暴翻添思,雪欲侵袭更助香。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

本年有:《江行》(《韩偓集》卷二,天复四年初春)、《过汉口》(《韩偓集》卷三,天复四年初春)、《汉江行次》(《韩偓集》卷二,天复四年初春)、《雪中过重湖信笔偶题》(《韩偓集》卷一,天复四年初春)、《小隐》(《韩偓集》卷一,天复四年春寒时)、《访同年虞部李郎中》(《韩偓集》卷一,天复四年二月)、《湖南绝少含桃偶有人以新摘者见惠感事伤怀因成四韵》(《韩偓集》卷二,天复四年三月)、《赠湖南李思齐处士》(《韩偓集》卷二,天复四年三月)、《春阴独酌寄同年虞部李郎中》(《韩偓集》卷一,天复四年春)、《偶题》(《韩偓集》卷二,天复四年春)、《乱后春日途经野塘》(《韩偓集》卷二,疑约天复四年春)、《同年前虞部李郎中自长沙赴行在余以紫石砚赠之赋诗代书》(《韩偓集》卷三,天复四年春夏间)、《赠渔者》(《韩偓集》卷一,天复四年春夏间)、《奉和峡州孙舍人肇荆南重围中寄诸朝士二篇时李常侍洵严谏议龟李起居殷衡李郎中冉皆有继和余久有是债今至湖南方暇牵课》(《韩偓集》卷一,天佑元年初夏)、《寄湖南从事》(《韩偓集》卷一,天复四年春末)、《甲子岁夏五月自长沙抵醴陵贵就深僻以便疎慵由道林之南步步胜绝去绿口分东入南小江山水益秀村篱之次忽见紫薇花因思玉堂及西掖厅前皆植是花遂赋诗四韵聊寄知心》(《韩偓集》卷二,天佑元年五月)、《玩水禽》(《韩偓集》卷一,天佑元年五月后)、《欲明》(《韩偓集》卷一,天佑元年五月后)、《早起五言三韵》(《韩偓集》卷一,天佑元年五月)、《家书后批二十八字》(《韩偓集》卷一,天佑元年五月至寒冬间)、《曛黑》(《韩偓集》卷一,天佑元年秋)、《醉着》(《韩偓集》卷一,天佑元年隆冬)、《梅花》(《韩偓集》卷一,天佑元年深冬)、《早玩雪梅有怀亲属》(《韩偓集》卷一,天佑元年十二月)、《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援》(《韩偓集》卷一,天佑元年腊月)、《晓日》(《韩偓集》卷一,天佑元年)。

唐哀帝天佑二年乙丑(905),六十四岁

春,韩偓仍在醴陵,有《即目二首》、《净兴寺杜鹃一枝繁艳无比》诗。春夏间至袁州,有《赠孙仁本尊师》、《赠易

卜崔江处士》等诗。七月偓至江西萧滩镇,以病卧至九月。时朝廷以复故官召,偓闻而赋诗以示不赴召及哀悼昭宗之情。

韩偓有《即目二首》,其中一云:“废城沃土肥春草,野渡空船荡夕阳。”《净兴寺杜鹃一枝繁艳无比》中云:“一园红艳醉坡陀,自蒂连梢簇萼罗。”上两诗后又又有《翠碧鸟》诗(此诗题下小注谓“以上并在醴陵作”)据此知本年春韩偓尚在湖南醴陵。

又,韩偓有《赠孙本仁尊师》,题下有“在袁州”自注。又有《赠易卜崔江处士》,题下亦自注“袁州”。按,本年春韩偓尚在湖南醴陵,而七月已至江西萧滩镇(详下),袁州乃在湖南醴陵往江西萧滩镇之间,则推其初至袁州乃在本年春夏间。

又,韩偓有《乙丑岁九月在萧滩镇驻泊两月忽得商马杨迺员外书贺余复除戎曹依旧承旨还阙后因书四十字》诗。据此诗题可知,韩偓天佑二年(即乙丑岁)九月已在江西萧滩镇驻泊两月,则其初至萧滩镇,盖约在天佑二年七月初左右。又,此诗云:“旅寓在江郊,秋山正寂寥。紫泥虚宠奖,白发已渔樵。事往凄凉在,时危志气消。若为将朽质,犹拟杖于朝。”又《病中初闻复官二首》之一中云:“也知恩泽招谗口,还痛神祇误直肠。闻道复官翻涕泗,属车何在水茫茫。”之二中云:“又挂朝衣一自惊,始知天意重推诚。……宦途巇嶮终难测,稳泊渔舟隐姓名。”《新唐书·韩偓传》亦谓“天佑二年,复召为学士,还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审知而卒。”则此次召复故官,诗人召而不赴矣。

本年有:《柳》(《韩偓集》卷一,天佑二年春)、《即目二首》之一(《韩偓集》卷一,天佑二年春)、《净兴寺杜鹃一枝繁艳无比》(《韩偓集》卷一,天佑二年春)、《花时与钱尊师同醉因成二十字》(《韩偓集》卷一,天佑二年春)、《赠易卜崔江处》(《韩偓集》卷二,天佑二年春夏间)、《避地》(《韩偓集》卷一,天佑二年春夏间)、《息兵》(《韩偓集》卷一,天佑二年春夏间)、《翠碧鸟》(《韩偓集》卷一,天佑二年夏)、《赠孙仁本尊师》(《韩偓集》卷一,天佑二年夏秋间)、《病中初闻复官二首》(《韩偓集》卷一,天佑二年九月)、《乙丑岁九月在萧滩镇驻泊两月忽得商马杨迺员外书贺余复除戎曹依旧承旨还阙后因书四十字》(《韩偓集》卷一,天佑二年九月)、《夜坐》(《韩偓集》卷三,疑约天佑二年九月)。(待续)

[审稿、责编:陈松柏]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kill of Chinese Character Input, Attention Stability and Cognitive Style

LI Ning¹ XI Meihong²

(1.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

2. Shenzhen City Board of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1)

Abstract: Through cancellation test and embedded figure tests, the Chinese character input skill levels of 31 primary pupils of Grade three are checked. It turns out that the achieve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input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cancellation test score; the higher the skill level of Chinese character input, the higher the attention stability; and that the achieve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input is closed associated with cognitive style score, the higher the skill level of Chinese character input, the higher the field independence.

Key words: attention stability; cognitive style; skill of Chinese character input; primary pupils

Minzu, Guozu, and Nation: The Mistranslation of Anderson's Nationalism

PAN Junwu

(Southchi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Abstract: Benedict Anderson's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has achieved a canonical status and received numerous positive reviews from scholars of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Yet the word nation is ambiguous and has to be expressed by two Chinese words, minzu (民族) and guozu (国族) in translation. The ambiguity of the translation adds great confusion to Anderson's argument, which smacks of Euro-centrism. Language, religion, and prejudice against the Creoles — three decisive factors in helping create the nationalism waves, as Anderson expounds — seem to be logically flawed when examined in a Chine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Key words: nation; nationalism; minzu(民族); guozu(国族); language

Han Wo's Life and His Poetry Chronology

WU Zaiqi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Han Wo is not only a faithful minister but also a final famous poet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who is described in *Si Kuo Quan Shu* as "he conspires in domestic and struggles for domestic reputation, though he suffers from the extreme of adversities, he never gives himself up". In his late years, he is regarded as a perfect man with high morality like Guangning school.

Key Words: Han Wo; lifetime; poetry chronology